

古城古韵

蒋子龙

江阳，“酒城”泸州的古称。古云：山之南、水之北，曰阳。长江自青藏高原的唐古拉主峰一路倾泻南下，至江阳从抱城而过，并顺带着吸纳了沱江，方开始转头东奔。“枕带双流，据江洛会”，因水而生，以水为性，肘江负山，负阴抱阳，遂得此名。秦时造城，汉代置郡，兴于宋明，尝有“北宋看开封，南宋数江阳”一说。至清代已成“西南要会”，改建城隍，鼎新雉堞，岌然周遭，雄冠西蜀。千年古城，几多沧桑，至今仍然保留着一种古风古韵，人心尚古。

民谣曾有“黄河百害，富于一套”之说。长江在江阳也形成一个“几”字形套窝，数百年前一位张姓高人，发现这个套窝里最适宜种植桂圆，其果实甜美多汁，因此留下了现在的“张坝桂圆林”，距今已传至张氏第十五代。尚有 4500 余亩，百年以上的桂圆树 15000 余株，树龄最长的已有 360 余年。而桂圆树，越老肉质越佳，是国家唯一的“桂圆种植基因库”，也是全国最大的一片桂圆林。其间还杂有数千株荔枝及楠木等珍稀树种。这么一大片少有珍贵的古木园林，管理得竟像没有人管的野园，浓阴重重，有通幽的曲径，也有较敞亮通透的明道，古木奇形怪状，闲花五彩斑斓，满园野趣，又不失洁净美适。每年自夏至秋，香飘四野。荔枝先熟，桂圆随后，硕果压枝，累累团团，摇摇欲坠，除果树的主人采摘，无人看管，也无人偷摘。全园没有一幅强制性标语，诸如在许多大公园、乃至名园里随处可见的“不许采摘果实！”“不许攀爬树木！”“不许毁坏果实！”“不许乱丢垃圾、践踏草地，违者重罚！”等等。张坝桂圆林外没有围墙、铁网，园内没有隔离性的栏栅，任何人随时随意都可进入，可散步，可健身，可休闲娱乐……园内的果木属于不同的私人产业，许多年来无人发现有丢失、损坏的现象。巨大的张坝桂圆林，成了江阳人精神面貌的一面镜子。

古城人的修为和善良，还能随处可见。深冬的一个深夜，两位多年未见的老知青邂逅，酒足饭饱，握手拥抱，一个依依不舍地走了，另一位摇摇晃晃在将要摔倒的一瞬，已经观察他的巡警抢步向前，将其扶住。不料此兄已醉得不知此身何身、家住哪里。巡警只好将他架到警车上，他身子一挨座椅，便极自然的顺势倒下，呼呼睡去。巡警打开车上的暖风，让这位老知青在警车上舒舒服服地大睡了一夜。谁说这个世界正在变得冷漠自私？江阳的警察是不是让人感到一种难得的安全与温暖？当许多城市里“狗案”频发、“狗患”连连，江阳分水岭镇的狗出门，都戴着笼头。网上还流传过一段视频，江阳的狗呀猫呀在市区过街，都会走斑马线……那种装腔作势、人模狗样确实好笑，可以当笑话传，也可以看作一种佳话。习惯成自然，积微成大，表现了一种社会风貌。

古江阳原是巴国重镇，盛行“袍哥文化”。而今“袍哥”没有了，“文化”留下来，甚至连江阳的“水”和“山”都带着忠厚刚正的色彩。当今世界严重缺水，中国尤甚，而江阳水资源却出奇的丰沛，守着两条大江，却并不从长江截流，而是每年向长江注水 520 多亿立方米。这对成就长江下游的雄浑壮阔之势，居功至伟。送水和争水，对人与城市面貌的影响自然也不一样。古江阳有“三山九庙不出城”一说，其实城外还有玉蟾山、乌蒙山、忠山、方山、笔架山等等。仅一座方山，就难以描摹，其形八面，面面皆方，峭壁高耸，古木参天，下瞰两江，汇势聚气，景象万千。据传明建文帝站在云雾峰巅竟数出方山有 9109 座翠峰。佛因山兴，山因佛名，至今方山还保留着 48 座寺庙，其云峰寺里有世界独一无二的黑脸观音，妙相庄严，香火鼎盛。

这样的山水，这样的传统，随着社会变革衍生出一种重情重义、忠孝刚正的文化习俗。并以忠山立誓，以方山为碑，以天下独有的报恩塔为证：在向被称作“多灾多难”的中华大地上，“自有历史记载以来，江阳却从未发生过大的灾难。”当今世界还存有许多未解之谜，或许江阳之谜，暂时可用古人的智慧来解释：“善不妄来，灾不空发”。据《2016 年中国民生白皮书》载，全国“幸福指数”测评，江阳得票第一。此外还有国家颁发的“国家卫生城市奖”，联合国颁发的“居住环境质量奖”，以及“森林城市”、“园林城市”等等诸多桂冠。

所谓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莫如说是水土养德，德养人，人养城。

野狸岛

距离珠海市最近的一个小岛，有桥相连，乃新建的市民健身休闲场所。岛上四峰，山不高，但树木繁茂，蔚然深秀。山顶有观海亭，亭内有一楹联：方才侧身并红生，此刻疑入山海深处。——置身亭中，四处静谧，唯有满山林木在风中哗哗作响；远眺那海面，有苍茫感。此地与市中心仅咫尺之遥，半小时即能来此。无舟车劳顿，却能实现从繁华到空寂，从尘世到“桃源”的一次时空转换。——这是多少都市人心中的愿景啊。

我在少年时代爱做梦，梦见自己像鸟一样飞翔，梦见月亮掉到草垛上，梦见河里鱼儿涌动。当然也梦见自己掉进壕沟，梦见毒蛇缠身或是遭狗咬。父母说了，好梦要憋在心里不能说，方可应验；坏梦要即刻说与别人，它就破了。所以每当我早晨起来惊魂未定地从被窝跑出来找父母说梦时，就是夜里被恶梦纠缠了。他们听完我的诉说，温柔地安抚几句，然后让我往门槛外吐口痰，据说这样，遭了唾弃的恶梦就随风而逝了。但有时我也分不清好梦坏梦，房子起火和抬棺材，在梦里令我害怕，可大人却说梦见火和棺材都是吉兆——旺运和发财之意。所以我想藏在心里的好梦，在他们眼里或许是坏梦呢。

青春时代，我开始写作了，想象力一开动，梦就更加妖娆了。所以那个时期的日记，很多是关于梦境的记载。当我做美好的梦时，梦是黑夜中飞临人间的天使；当我做惊恐的梦时，梦是噩人缤纷时光的魔鬼。

也许是经历了人生真正的恶梦，见识了美好，也洞见了丑陋，而越来越多的事物，让人失去想象力了，近几年我的梦少了。偶尔有梦，也贫乏和令人沮丧，比如乘火车旅行坐过了站，排队长缴纳暖气费时，轮到是我时窗口突然关闭了，再不就是晾晒在窗台的衣裳被风刮走了，我怎么也追不回来。可从前，太阳，彩虹，晚霞，鱼儿鸟儿花儿，是我梦的主角。

就在少梦的年纪，在平静却是暗淡的时光中，我还是几次梦见小时候的事情，这让我无比欣喜又无比伤感。梦见姥爷天不亮就坐在桌前喝烧酒；梦见姥姥拉着我的手，顶风冒雪去江上捕鱼；梦见父

琥珀年华

迟子建

亲带着我们上山拉柴；梦见妈妈吩咐我去给她采草甸子的野花。总之，梦见的事儿很写实，都是我少年时代所经历的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梦中的人，除了母亲，都已故去。我将这样的梦说与母亲时，七十多岁的她，呼应我的说法，说她现在记性很差，常常忘记几天前发生的事，可很奇怪，小时候她经历的事情，年轻时想不大起来的，现在却都能回忆起来，清晰如昨。

可能人这一生，最忘不了的就是自己的少年时代吧。

前年我去黑河，在一家俄罗斯商品店，看见一幅由琥珀镶嵌的风景画，那上面的房屋与我童年住过的木刻楞太相像了，那屋顶的雪和炊烟，房前的栅栏，冰河，对岸的树，以及星空下的雪松，最重要的是由不含杂质的琥珀镶嵌的木屋的灯火，温暖撩人，简直就是我童年生活的翻版！我将其买下，如今它就在我新居的床对面悬挂着。每天早晨醒来，我都

能望见童年，望见炊烟，望见忘不掉的树和雪。琥珀的微光照耀着渐渐走向夕阳时光的我，投给我一缕别样的光华和温存。

一个人的少年时代为何令人难以忘怀，像琥珀一样散发着永恒的光华？因为

那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开始，那是我们的想象力最为活跃的时期，那是一段尽管有不甘，但童年依然清水一样透明的岁月。人生的尘埃，给我们以苦与逃离，但我们回望出发时刻，哪怕悲伤萦绕，依然给我们以美的感觉，让我们在迟暮之年泪眼蒙眬。

因为作品的发表，多年来我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喜爱。这其中就包括

我的“灯迷”（我正月十五出生时，正是要挂灯时分，所以父亲送我乳名“迎灯”，我的粉丝因而自称“灯迷”），他们在网上创建了“迟子建贴吧”，灯迷们聚在一起讨论我作品，也常常在我生日时送上特别礼物。最早创建贴吧的吧主网名“四十四次日落”，本名孙玉虎，他来自南方，当时是齐齐哈尔大学的学生。多年以后，他成为了一名儿童文学作家，刚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他从北京《儿童文学》来到浙江少儿社工作，即刻与我联系，说想做一套我小说的“少年读本”，插画本，篇

目选择上，他与另外几位与我相熟的灯迷——梦遥、彭程、积累都有商讨，特征求我意见。我只问他一句，你们确认这些篇目，少年读者会有认同感？日落很肯定地答复，至少影响了他。

我浏览他们选定的篇目，也开启对自己作品的回忆，《北极村童话》里，有小主人公遗失的五彩项圈；《日落碗窑》中，有一只仿佛由夕阳烧就的金红色泥碗；《没有夏天了》中，充斥着北国小镇的烟火气；《疯人院的小磨盘》中，有能与“疯人们”打成一片的小磨盘；《采浆果的人》里，有智障兄妹沉甸甸的收获；《花瓣饭》中，有一盆粥，等待着野花花瓣的加入，来抚慰心灵受伤的人；还有《鱼骨》中个性飞扬的旗旗，《百雀林》里的少年小说，甚至是《鹅毛大雪》和《小狗》中的雪花和动物，这里有永难消泯的童心，有像樟子松一样经冬不凋的爱。但必须承认，这里也有阴影，充满了我对那些冻土伤残的记忆。我想少年读者能够感受到温暖以外的东西，不是坏事。



一个人在成长中刻意地避寒，就会成为温室的花朵。能够在暴风雪中勇往直前，才能成为顶天立地的人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我愿意将这个系列，奉献给少年读者。

德国作曲家舒曼创作过著名的钢琴套曲《童年即景》，其中的《梦幻曲》广为流传，为乐迷喜爱。舒曼回忆童年的这部作品，满怀深情，忧伤唯美，我最喜欢的是著名钢琴家霍洛维茨对它的演绎。霍洛维茨晚年弹奏《童年即景》时，时间之河在他苍老的脸上倒流，流进他的皱纹，流进沉沉落日，和另一世界即将呈现的星辰。

少年们应该知道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疯人院里也流淌着至纯的人性之泉，就像花瓣饭里也会掺杂着人的眼泪一样。

（本文系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即将出版的《迟子建小说少年读本》总序）

民间“书法”

李爱婷

看到网络一些有关书画的话题，我想起自己的趣味，爱看“民间书法”，不是书法大师的那些书法，而是诸如办证啊，配钥匙啊，或者其他那些本无意写字，却因为要活下去混口饭不得不写字的所谓粗犷人写出来的字，我爱看，特别迷恋，能看很久，从中品味出别样的人生——如同大作家乔伊斯写的都柏林的小人物一样闪光——他们的字诠释着当下的一切，苟延残喘苟且偷生也好，雕虫小技自作聪明也罢，有可能还蕴含着更为复杂的况味，都是在那几个字的字面上表达出来了。那些民间“书法”，一个字就是一幅缩小的画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时代缩影。

曾在家附近母婴店门口看见两个并排的摇摇乐，就是那种投币一块钱把孩子坐里面摇着带音乐的玩具，有许多卡通造型，左边店是大黄鸭，右边店是月亮船，一店家在月亮船那醒目的大脸上贴了一张大纸片，上书两个既没有劲道又骨瘦如柴的大字——“不响”。聪明绝顶吧？也省力气，又不是书法家，字不好，但意思到了就可以，只要带孩子来的一看，就不会再把孩子往月亮船上抱了。而且简约到不能多一个字少一个字，谁也不想投币进去了听不到响。

还有一家配钥匙的店，把旧的铁皮剪成钥匙的形状，用白色油漆写了“配钥匙”三个字，给人的感觉就像杰克逊的机械舞，所有笔画硬邦邦的，也是啊，配钥匙的过程可不就硬碰硬，想到这里，不由地对这类招牌刮目相看，一叹再叹，高手在民间。

民间书法，其实也是民间百态。



静看落日（油画）

董伟庆

云雁

严志明

雁过苍茫破雾明，
啼声冲霄云上轻。
振翅断云梦中听，
天涯踪痕自问心。
天涯踪痕自问心，
羽折荒野不记名。
霜拥凉河问秋色，
漫卷云雨怜雁影。

虹口区曲阳路街道“阳光之家”是上海市乃至全国最早成立的“阳光之家”之一，在它成立两年后，2007 年，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名老师。来到这里之后不久，曲阳“阳光之家”就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2007 年 9 月 29 日，我们迎来了希腊特奥代表团一行 135 人，两国智障人士一起唱歌、跳舞、做游戏，并在“曲苑”一同种下了“友谊之树”。10 月 1 日，适逢 2007 年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次日在上海开幕，我们的“阳光之家”又迎来了前来参观的国家领导人和中外特奥运动员。

在各个房间里，大家有的在做绢花，有的学茶艺，有的弹钢琴，有的在上网，学员们还在教育培训室上了“祖国妈妈生日好”的主题课，自己制作了五星红旗，为祖国母亲庆生。之后，大家一起做传彩球的游戏，并联手创作了喜迎特奥会的长画。这一幕幕，不仅留在了照片里，更深深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。

10 年过去了，曲阳“阳光之家”也发生了许多变化。

特奥运动是众多康复项目之

一，特奥在于精神，不看重胜利，重在每个人做到最好，重在如何通过运动提高他们的能力，增强他们的自尊和自信，改善他们的身体、心理状况并融入社会。

我记得，我来这里给学员们上的第一节特奥运动康复课，我要求

运动康复改变了他们

周菊妹

学员集合排队，前排两手侧平举，后排两手前平举。学员们的表现却让我无奈地苦笑了，有的人左顾右盼不知道该站在哪里，有的学员距离相隔五六米，不懂“集合”的意思，整个队伍排成了“山路十八弯”。

苦笑之后，我开始手把手地教，把大家带回教室，逐一讲解侧平举和前平举的概念和动作。经过几个阶段的历练，学员们排队起来终于有了“一字形”，精神面貌也大不相同，一个个昂首挺胸，精神焕发。

学员们的每一步成长都需要老师托一把。重度智障学员小陆 2007 年刚来时，生活自理能力很

差，手脚不协调，口齿不清晰，说话经常要请“翻译”，情绪也不稳定，是身体素质协调能力最差的学员，康复难度很高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我发现他对“空竹”有兴趣，于是制定了一套集娱乐康复、兴趣康复及身心康复为一体的个性化课程。

“空竹”让他蜕变成了经常上电视和参加文艺演出的“明星”，他上过广东卫视《沉睡的天使》、安徽卫视，参加上海市阳光之家达人秀获得“技压群雄”奖，参加全国特奥会开幕式等，演出不计其数。“你行我也行”的理念在他身上得到充分诠释。看着他，我有时会产生“千年铁树开了花，并在曲阳‘阳光之家’结了果”的感触。

类似小陆这样成长蜕变的孩子还有很多。在这里，我和老师们把已经成年的他们都当成孩子一样呵护、培育。阳光旅程中，一树葱茏渐已长成，一卷丰厚在此展开。

参加体育运动，让智障孩子的生活发生了变化，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

我与特奥

责编：史佳林